# 梁家辉:千面皆角色,生活需本真

金鸡奖获奖后的见面会上,梁家辉谢绝了工作人员帮他拿奖杯的提议,他笑着表示:“拿在自己手里的,永远是最实在的。我虽然年纪大了,但还是有自理能力的。”被记者追问为何独自拎箱坐高铁,他笑着回应:“你们都误会了,那天我在惠州刚收工,只有一班车来厦门……我旁边是有人的,但刚好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、去洗手间了,就剩我一个人在那边坐着,我又觉得很疲惫,就搭着行李箱休息了一会儿,别误会呀,我不是一个寂寞老人。”

在今年初的马年春晚彩排期间,梁家辉度过了他68岁的生日。他当时在室外分别面向三个方向,向在寒风中守候的粉丝们深深鞠躬。他说:“必须尊重这一群为了等候而等候的人。”

观众认识梁家辉,大多是从电影《垂帘听政》开始的。在这部1982年由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与内地合作拍摄的影片中,梁家辉饰演咸丰皇帝。1984年,他因这一角色获得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。然而,他也因此被台湾当局封杀4年之久。当时香港电影产业高度依赖台湾市场的发行与投资,梁家辉的片约因此全面中断,一度靠摆地摊为生。

后来在接受采访时,他回忆自己当时是把缝纫机的轮子皮条改造成了皮手串、皮项链,这些小首饰不贵,但他的生意还不错。地摊前,他经常被人认出来。“他们都觉得很奇怪,会问我是不是那个演员,我说是,请看看我的货。”

**11月10日,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,梁家辉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。而在11月8日深夜,网友在高铁站偶遇梁家辉头倚着行李箱拉杆闭目养神。没有前呼后拥,没有专属接送,就是一个带着疲惫赶路的普通人。对很多观众来说,梁家辉是“千面影帝”,可走出镜头,他给自己的标签很简单:“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家庭男人。”**



■梁家辉参加金鸡奖获奖者媒体见面会

图源:IC photo

从“影帝”到摆地摊,梁家辉并不觉得委屈: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几天?也不知道意外哪一天来。不如享受每一天的点点滴滴。”

也是在那段低谷生活中,梁家辉遇见了电台制作人江嘉年,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就结了婚,相守至今。对于“家”,梁家辉有着独特的理解:“我姓梁,我是家里的栋梁,我把家放在梁下面,光辉也放在家庭里头,我会守护着这个家的。”那时候,有报社邀请梁家辉写专栏,每天200字,稿费不高,但够交电费水费。

梁家辉的母亲在香港铜锣湾乐声戏院工作。梁家辉三个月大时,母亲就开始带着他到戏院上班,一直到8岁,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戏院度过。戏院也成为他的“社会大学”,通过观察形形色色的人、看尽人间百态,他练就了捕捉人物细微特征的能力。后来,他是《东成西就》里癫狂的黄药师,是《寒战》里气场压人的大佬,也是《捕风追影》里阴鸷狠戾的傅隆生……从影40余年,梁家辉塑造了160多个风格迥异的角色。在演员和明星之间,梁家辉更希望自己是一名演员。“我不愿意当明星,我想当一个演员,我想演不同的角色,丰富自己的人生,我希望通过表演去达到另外的某一个我。”为演好《我爱你!》里捡破烂的老头,他要把身体熬出干瘪憔悴的状态,10天里大多时候只喝水。演《黑金》的周朝先,他独自写下数万字的人物小传,从头梳理角色:“我在开拍前就已经走过这个人的一生,还要去拍一次,走一次很真实的路。作为一个演员,能有这样的机会,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”

岁月推着梁家辉来到68岁,他也会感慨自己“老得太快”。戏总有落幕的时候,奖杯被捧起,也总会被放下。他曾说:“名利对我来讲真的是浮云,没必要把这些放在心上。我能给家里亮灯,这就是值得骄傲的事情。”工作之余,梁家辉的生物钟坚持了许多年——每天5时起床,在城市还没完全醒过来之前,先享受整整一小时完全属于自己的“独处时光”。“在那么繁杂的生活里头,我可以每天拥有一个小时非常个人的时间。还有在临睡前,可以享受跟太太一块‘煲剧’。”他从不将工作时的一切带进生活中,而是这样定义自己:“梁家辉是一个普通人,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家庭男人。”

**摘编自央视新闻、环球网、中国日报双语新闻等**

## 【声 音】

“上海其实是有两套价格体系的。你在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的叫‘沪币’——买一颗话梅好几十块钱,买一板巧克力果仁200多元。但是那一套价格体系其实是给爱面子的人看的。上海人还有一套‘过日子人的币种’。我前不久回家看我爸妈,就在我爸妈小区旁边的社区食堂里拍到的:酸菜炖豆腐8块,黄瓜炒蛋8块,麻婆豆腐4块……在这个社区食堂,日常价格还有‘88折’。一大荤、一小荤,再加一个素菜,两人吃人均15元。我那天去的时候,已经过了晚上8时了,食堂里全是人。为什么?因为每天晚上8时以后打5折,于是这里迎来了新的客人:送外卖的小哥、开网约车的师傅。‘会过日子’这个标签最近才火,但是在我小时候,差不多四五十年前,对一个上海人特别重要的夸奖是:这个人会过日子。就是会精打细算,把日子过好。所以,会过日子,才是上海人的里子。”

**——不少网友看了综艺节目《后会友期》后,被知名主持人张泉灵圈粉。最近,她在短视频上聊起了上海人会过日子,讲究“乐惠”,让自己高兴、满意,再加上实惠。**

“刷到一个机构又把我妈拉出来,拍了一些视频。这些机构我都很鄙视,而且我已经把我妈拉黑了。夺冠之后我妈接受采访,我要求她不要再做这类事情。她表面上答应我不做了,结果又去做,然后我就把她拉黑了。”

**——今年张雪再度走红后,不少自媒体机构找到他母亲,邀请她出镜拍视频、接受采访,拿她当作蹭张雪热度的流量入口。近日,张雪表示自己明确跟母亲多次沟通,要求她不要再配合这类拍摄、采访,但母亲口头答应之后还是继续出镜。于是张雪选择拉黑母亲。他表示:“所有消耗我的人或事,我会毫不犹豫地砍掉,不管你是谁。”**

走进上海人民调解⑮

**编者按:人民调解,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在上海,数万名人民调解员扎根社区、奔走一线,用耐心与智慧化解千家愁盼,让矛盾在萌芽中消融。为让更多人了解这支默默奉献的队伍,本报与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联合开设“走进上海人民调解”专栏,通过真实案例记录人民调解员的专业与温情,传递法治力量,提升人民调解的社会知晓度和群众首选率。**

# 父子疏离四十载 赡养纠纷陷僵局

2026年8月,青浦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了一起跨度长达40年的赡养纠纷。年近七旬的盛老伯因身患多种疾病、无力承担养老院开支,将疏离多年的亲生儿子诉至法院索要赡养费;其子因成长过程中父亲长期缺席心存积怨,一度拒绝承担任何费用。经调解员杨月英介入调处,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协议,僵持数十年的父子关系也迎来了缓和转机。

事情缘起于1983年。当年盛老伯与前妻协议离婚,年仅3岁的儿子随前妻共同生活。因无力一次性支付抚养费,盛老伯放弃了约4000元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权。此后双方各自重组家庭,父子往来稀少,感情十分淡薄。如今年迈的盛老伯身患高血压、类风湿等疾病,生活仅能勉强自理,计划入住月费3000元的养老院却无力负担,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。

调解员杨月英接手后,先到村委会核实情况,得知盛老伯名下一套临淀山湖的宅基地房屋,出租给农家乐年租金可达3万元,这成了打破僵局的关键突破口。

第一轮调解采用“背靠背”方式分头沟通。盛老伯的儿子诉说成长中父亲缺位的委屈,如今自己在汽修配件厂工作,家庭经济并不宽裕,仅愿意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。盛老伯则反复提及当年以财产抵扣抚养费的过往,言语间满是无奈。

了解双方心结后,杨月英分头做起了工作。面对盛老伯的儿子,她先安抚情绪,再释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:成年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,这份义务不会因父母离婚、子女随一方生活而消除。转头和盛老伯沟通时,她也客观点明,成长陪伴的缺席是事实,主张赡养也需体谅晚辈难处。

经过释法说理与情绪疏导,双方先前强硬的态度都有所松动。杨月英组织第二轮面对面调解,提出折中方案:盛老伯名下的临景房屋交由儿子打理出租,租金用于补贴养老开支;养老院费用由儿子承担,老人日常药费与生活开销用自身养老金和存款支付。考虑到父子隔阂已深,她也宽慰二人不必强求立刻修复感情,先从安顿晚年、日常问候做起,慢慢修复情分。



盛老伯的儿子最终同意承担养老院费用并负责房屋出租管理;盛老伯也作出让步,表示平日不多加打扰。签订协议时,儿子主动提出陪同父亲办理房屋出租事宜。如今盛老伯已顺利入住养老院,父子二人的关系也逐步缓和。

“这类案子最难的不是算账,是解开几十年的心结,”杨月英说,“得优先处理情绪,再结合实际拿出可行方案。”人民调解不是争输赢,不能单靠强制要求落实义务,而是要兼顾双方的处境与感受,给两边都找一条能走得下去的路。

**供稿:上海市青浦区人民调解协会**

**栏目编辑:房澜**

●上海市公共法律服务热线:12348

# 刘欢妻子发文追忆丈夫

11月12日,著名主持人水均益的社交账号发布视频称,音乐家刘欢于11月12日安葬。他受刘欢妻子卢璐委托,发布公开信《他是这样的人》。

卢璐在信中写道,刘欢于12日长眠于长城脚下,水均益、毛阿敏等人均给予协助。刘欢于2012年录制第一季《中国好声音》期间体检查出膀胱原位癌,彼时节目录制在即,加上卢璐同期突发动脉夹层破裂需要立刻手术,刘欢没有公布病情,坚持完成了节目录制。此后的十几年,他一直和病痛相伴,病情复发时,医生曾建议切除膀胱,但他明确拒绝,表示“宁死不背尿袋”,选择保守治疗,尽力维持普通人的生活状态,继续教书、做音乐、推出《中国好歌曲》、设立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。

信中提到,刘欢习惯昼夜颠倒,不是被迫熬夜,而是享受夜晚。夜里常常喝红酒、听唱片、看歌剧录像,灵感来了便通宵创作。他很宅,不爱运动,旁人劝他散步、打高尔夫,他打趣:“乌龟不动照样长寿。”他动手能力很强,热衷家务,最爱买工具和炊具,夫妻二人都喜欢装修、做饭。装修时他负责工程改造与设计,卢璐负责软装布置。女儿上大学之后,家里做饭基本由刘欢包揽,他说:“做菜就像配器,各种不同搭配很有意思。”闲暇时他喜欢收集画册、老碟片,书架、唱片柜塞得满满当当,还会耐心给卢璐讲它们的故事。刘欢也不爱刻意打扮,居家常常一身简单便服,在家自在松弛,不希望被光环包裹。卢璐说,刘欢为人闲散随和,对自己并不苛求,不热衷应酬,人际关系简单。“很多人以为音乐是他的生命,他曾认真说,‘音乐从来不是我的生命,音乐只是我的爱好,我自己喜欢才做,别人说什么跟我没关系,我用不着向任何人证明’。”




■刘欢一家早年合影

图源:微博@熟悉的味道

卢璐回忆,去年12月她父亲病危,刘欢飞去长沙陪她半个月。刘欢拿到疑似转移的CT结果,怕已经极度悲伤的卢璐崩溃,独自隐瞒,坚持完成B站跨年直播。那天江边风大寒冷,刘欢在直播现场冻得难受,“手冻木,风沙迷了眼睛。两天后的晚上,他接我到家后才告诉我实情”。

即便被病痛反复折磨,刘欢十几年里很少诉苦、不曾喊痛落泪。临终前闲聊时,他对卢璐说:“这一辈子还算成功,可以了。”

此外,卢璐还在信中澄清了几则流传多年的谣言。在信的结尾,卢璐说,她从2012年起做他的代理人,在几十年婚姻里,两人彼此尊重、互相留出空间。

刘欢于9月25日在上海不幸病逝,享年63岁,卢璐曾发文“我永远的爱,永远的痛”,并表示遵照其生前遗愿,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。 **摘编自水均益社交账号、湖南日报等**

国内邮发代号3-81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承印

地址: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755号18楼 邮编:200041 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
地址: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2弄16号

本报零售价 每份1.20元